

风起钱塘文丛

# 序与自选作品

刘长春/著

人生新路标

enshengxinlubiao

领略非常群落

大众文丛出版社

风起钱塘文丛

人生新路标  
领略非常群落

序与自选作品

刘长春 / 著

文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起钱塘文丛/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编·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5.2(2005.12重印)

ISBN 7-80171-643-4

I. 风… II. 浙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169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8.625 字数 2350 千

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171-643-4/I · 420

总定价:298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

电话:010-64062964

## 序

谢冕

刘长春的散文很有影响，已有诸多名家评论在先。我这里谈的，只能是阅读后的一点随想。

在各种文体中，散文的特性是“散”，不散就不是散文了。这种文体的考验人，在于看他是否能把握这个“散”字。人们也许要说，文章写密不易，写散又有何难？殊不知散文的难处就在一个“散”字上。刘长春认为散文就是“散开之文”<sup>①</sup>，话说的很机智。散开不是收拢，也许最后要收拢，但基本的行文特点是散开。刘长春解释他的“散开”说：“散开的是作者的性情、襟抱、领悟、才华”。他没忘了强调“散只是表象”，“不散的是思想、是内核”<sup>②</sup>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在强调散文的“散”的同时，时刻也不应忘记它的“不散”。又要散，又要不散，这真地难为了所有的散文作者。

散文的基本精神是自由，它的表现形态是行云流水。内容愈是整饬、严谨的散文，其外在形态愈是流动的，便愈佳。所以，我很赞同刘长春对于散文文体特性的界说，是自由，而非别的，是在写法、题材、思想、心态、乃至风格、表现空间上的自由。但

<sup>①②</sup>语见刘长春《我理解的散文》：“也许很难给散文一个精确的定义。散文、散文，顾名思义乃散开之文。”《夜行者独语》代序，新世界出版社，2003年7月北京第1版。



话说回来，无节制的自由，就容易流于散漫。若是以为散文是“散漫之文”，那就大错了。所以散文写好是极难的。

刘长春在这点上，不仅是一种体认，而且更是有效的实践。《白鹤翔集的地方》是一篇短文，不过千字左右。开头是“一条弯弯扭扭很窄的路，牵引着我们走进山中。”山中极静，“抬头望山，四围皆松，它们都很寂寞”。先写发现一洞，次写洞中探幽，再次写出洞见有鹤飞翔——

忽地，惊起一池白鹤。一只鸟儿自水中腾空而起，白的；又一只，也是白的。然后聚集在池边的，休憩于树间的，站立于岩上的，成千上万的白鹤飞舞而起，遮掩了一角蓝天。——却看见它们悠闲地拍打着翅膀，恍若千万双生命之手，饱蘸着浓墨，以行云流水般的笔画在天空的大纸上书写着逆入、平出、左倾、右斜、重叠、穿插与回锋——鹤鸣于天，几声呖呖——滴下来的几点墨汁，洒落在我的心头，又在另一张宣纸上渗透开去。

读这文字，以为他写的是现时景，再由现时景转入绘画景。其实。我们被作者“骗”过了。这文章文字极曲折，布局甚奇幻，峰回路转，乱花迷眼，我们只能随着他的笔走。直至文章的后部，他才狡黠地点出：“这是四十年前留在脑海中的画画与记忆”。原来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老老实实地按着时序写，整篇文章是一个大倒笔，从过去往现在写。到了末了，他才点明：委羽山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郊外。紧接着，引用了两句诗：“谁筑孤亭望瑶鹤，至今不见一归来”，留下的是缠绵的思绪。

四十年沧海桑田，那鹤是再也不来了！毁林烧荒，开山种粮，树没有了，水也没有了。这里早已失去了方志上写的“长林郁郁，幽涧泠泠”的景象，那白鹤翔集的地方，只能是旧时景了。作者最后说，“假如我能像以前一样，看到原来的景色，我也会像普里什文笔下的别连杰耶娃那样：‘就会跪下来——’”。绕了这么多圈子，这才归结到他所原来所重视的文章的“思想”与

“内核”上面来。这原是一篇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字。文章很短，也就是千字光景，可却是九曲回转，风情万种。你说散文好写吗？好散文写来真是不易。你说这里没有运思，没有技巧，而只是一味地散漫开去，那能是一篇好散文吗？

刘长春的散文写作，艺术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聚散、开合、舒缓有度的成熟性，给人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他的散文充满了灵思，在不经意中见机巧，见缜密。这无疑是刘长春散文的价值所在。

但我似乎更重视他的文章所传达的那种坚定的精神。他的许多文化性散文，通过特定的人物，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精神关怀，是很感人的。《晚年的跋涉》写唐代那位被莫名其妙地从长安远谪台州的郑虔。郑虔是一位名士，时称诗、书、画三绝。但他的书法早失传，画则是“传世绝少”，而诗在《全唐诗》中也仅在一首五言绝句。他以布衣终老台州，应该说是功名无所就的悲剧性的寂寞一生。但刘长春看重的是此人身上体现的“文化人格”，他深情地说：“不该寂寞的是精神，一种历久而弥深可以影响后世百代的文化精神”。《文人风骨》更是饱蘸着情感写方孝儒感天动地的悲情故事。数百年后，作者找到了方孝儒的故里宁海溪下庄，在桃花溪的雨点中望见了、并听到了“生命的放达与不羁”，即所谓的“台州人的硬气”。

若是说，刘长春的文化散文中更多地关注传统精神的话，那么，他在许多写景抒情的短文中却鲜明地体现着现代人的情怀。作者走一路，写一路，也思考一路。《走进蓝色的黄河》发出了黄河首曲是什么颜色的问话，“是的，蓝色、蔚蓝色、让人简直惊骇莫置而又不能不相信的蓝色。就像梦幻似的，从轻微微颤音开始，于小提琴上奏响的‘蓝色的多瑙河’一样的蓝。”对此，作家要问的是，黄河是怎么变黄的？问苍天，问大地，问人间！这里有一种亘古的哀愁。《雁荡无荡》，但看题目，便知不是寻欢

人  
生  
新  
路  
标

之文。旧时雁荡山巅有湖十里，水草丛生，雁群来归。乱砍滥伐的结果，水荡没有了，雁当然不来，雁荡徒具空名！这里同样有深重的忧患。

刘长春写山水，极幽、极美、极壮丽、深得山水的精髓。但他不是一般地怡情和陶醉，而是思忖，甚至是痛苦地思忖。他是在无的时候，想起曾经的有，他为如今失落的生态而悲哀，他有无限的忧思。这种忧思不属于昨日，而属于现代化的今天。人类为了今天的利益，正在毁灭它对昨天，而昨天是不再有的。《找不到田野》、《哭泣而又忧愁的小河》，单看这题目，就知道作家的哀愁有多深。每当触及这些，刘长春就非常地动情，而他的文章也就格外地感人。

刘长春写散文的状态甚好，有点随意，也有点闲适，但在轻松中见厚重，在展开中见缜密。他的文章有文人气，但从不故作高雅；有书卷气，但绝不故弄玄奥。行文清新，雅洁端正，最动人的是那种深切的关怀，从自然到人文的关怀。有点感伤，有点悲凉，是那种浅浅的、淡淡的、但又是深深的、浓浓的忧愁——为着人类的明天，为着我们的后代。他发自内心，却不事张扬。

2004年2月20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

今,没有了长林,哪还有泠泠之水?没树、没水,那白鹤不肯合作,也就选择了远离。尽管,山岙还有鹤池,可是,池上再也没有群集的白鹤;天上也没有飞翔的影子,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看来,我应友人之嘱,题写的“鹤池”二字,也只成了一种虚假的点缀。

假如我能像以前一样,看到原来的景色,我也会像普里什文笔下的别连杰耶娃那样:“就会跪下来……”

2002年10月6日草毕

人  
生  
新  
路  
标

# 目 录

序 ..... 谢冕(1)

## 第一辑

白鹤翔集的记忆	(3)
绿蝉	(6)
走进蓝色的黄河	(8)
火焰山去来	(11)
神木的诉说	(15)
雁荡无荡	(19)
那时虫鸣	(24)
不见大雁	(27)
走进小巷	(30)
尼亚加拉瀑布抒情	(34)
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	(37)

## 第二辑

一行到此水西流	(43)
唐诗之路	(51)
寒山子之隐	(6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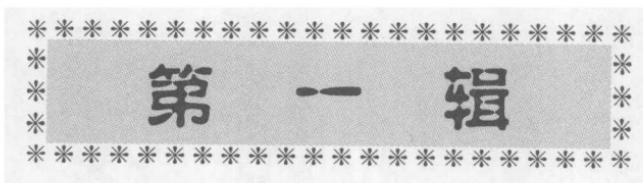


晚年的跋涉 .....	(73)
骆临海扬州草檄 .....	(87)
文人风骨 .....	(95)
江南奇士 .....	(109)

### 第三辑

宣纸上的话题 .....	(119)
墨香中飘动的裙裾 .....	(143)
那个时代那些人 .....	(158)
寻找李白 .....	(178)
通人之书 .....	(187)
放翁自放 .....	(203)
梅傲千古 .....	(207)
后记 .....	(223)
<b>附录一 关于刘长春散文评价的清单 .....</b>	<b>(225)</b>
<b>附录二 人格忧患·创造精神·共生之爱</b>	
——刘长春散文的文化意蕴 .....	张光芒(229)

领  
路  
非  
常  
群  
落





## 白鹤翔集的记忆

一条弯弯扭扭很窄的路，牵引着我们走进山中，尘世已在下界，空气中弥漫着深秋的寒意。抬头望山，四围皆松，它们都很寂寞，远离了村庄、市井，一株一株独自站在那里，一副沉思默想的样子。也许因为我的走近，有了一些感触吧，发出松涛的响声。声因风而鸣，其来也忽，其去也飘，有如天籁，我也听见了。久听不厌者，应该是山里的人。古人却说：“然非清心人不能听，非会心人不能解。”又有谁能听？能解的？

意外地看见了委羽洞。心头一惊，听老者说过，这是仙人修炼的地方，称为道教天下第二洞天。委羽典出后周刘奉林，他于山中学道，能闭气，三日不息。有点特异功能。据说，他吞吐一口气，风走云卷，能控飞鹤上升，群鹤拍打着翅膀，却不再飞翔，停在空中不动了，又掉下一片片羽毛于山后，洞因而有委羽之名。时间流驶，道教逐渐走向了衰落，能够控制白鹤不再飞走的仙人，大概不会再有了。也许，旧说也成了一种传奇。

因为好奇，走向山洞，洞口挂满藤萝，千年以上；一地绿苔，野性十足。它们是装饰洞口？还是装饰神秘？我不知道。好奇是少年的天性，无畏先作了他们的向导。借着洞口微弱的亮光勇往直前地向前走去。然后，黑咕隆咚地在洞中摸索着，穿越时间的黑夜，黑夜没有尽头，路也没有尽头。冷不防头上滴下几滴冰冷的水珠，一阵慌乱。然后又听得“叮咚——叮咚”的滴水声，荡漾于无限无尽的寂静之中；再往前走，有浅水，越走越深，

人生  
新  
路  
标

心却越来越虚，拔脚出洞，不知洞深几许。六百多年前，梓人陶宗仪不求仕进，曾编《南村辍耕录》三十卷，有闲，亦曾好奇，“秉烛而入，行两日，不能穷，闻橹声两返。”想来，仙境连着人间，这洞里的水也通着城里城外的河网、江流、湿地。

出得洞口，再看周围的山，虽不高，却伏龟蹲虎，气概不凡。山凹一侧，有一个水池，不大，形同弯月，如我后来在敦煌鸣沙山看见的月牙泉。那水极蓝，不能见底，像一位从天上下凡的仙女的梦，幽深幽深。水中有草、有鱼，草在飘飘忽忽，鱼在浮浮沉沉。扔一块小石子，只看见水花听不见声。忽地，惊起一池白鹤。一只鸟儿自水中腾空而起，白的；又一只，也是白的。然后，聚集在池边的，休憩于树间的，站立于岩上的，成千上万的白鹤飞舞而起，遮掩了一角蓝天。白鹤或舞或翔或独立或展翅，人是只能在远处观赏的。若要“零距离”人鹤相处，人先得学会尊重，就像林和靖那样，爱鹤如子。分明是我们惊吓了它们，我抬起头来，用目光向它们致歉，却看见它们悠闲地拍打着翅膀，恍若千万双生命之手，饱蘸着浓墨，以行云流水般的笔画在天空的大纸上书写着逆入、平出、左倾、右斜、重叠、穿插与回锋……鹤鸣于天，几声呖呖——滴下来的几点墨汁，洒落在我的心头，又在另一张宣纸上渗透开去。

这是四十年前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与记忆。

委羽山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郊外。

“谁筑孤亭望瑶鹤，至今不见一归来。”——这诗写给过去还是现在？不禁要问：为什么不见白鹤飞来呢？四十年沧海桑田，一切都在改变。只是改变了不应该改变的东西，这才匪夷所思。

我听说，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，“农业学大寨”那阵子，村里村外的劳力都上山了，把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松树都砍光了，开山种粮。旧日的方志上说“长林郁郁，幽涧泠泠”。如

今，没有了长林，哪还有泠泠之水？没树、没水，那白鹤不肯合作，也就选择了远离。尽管，山岙还有鹤池，可是，池上再也没有群集的白鹤；天上也没有飞翔的影子，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看来，我应友人之嘱，题写的“鹤池”二字，也只成了一种虚假的点缀。

假如我能像以前一样，看到原来的景色，我也会像普里什文笔下的别连杰耶娃那样：“就会跪下来……”

2002年10月6日草毕

人  
生  
新  
路  
标

## 绿 蝉

浙江省书协主席朱关田先生应邀为天台华顶讲寺写字，大热天，从杭州跑来，我和书法家卢乐群一起陪着，登上了浙东第一高峰——华顶山。

华顶向称避暑胜地。松、柏、杉、竹、触目皆为浓绿、深绿，又有绿荫匝地，太阳明显失却了它的威力，与山下的炎热难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可是，没有想到，耳膜中钻进几声蝉鸣。起先，多少有点想法，觉得那蝉“热啊——热啊！”的鸣叫真是多余的话。辛稼轩曰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，华顶之蝉怕是“强说热”了。

午睡很深。

醒来，又闻枝头蝉鸣，静心一听，却与山下的不同。“的铃铃——的铃铃！”响得好清好亮好悦耳，似轻风掠过庙宇的屋项，檐下风铃摇曳的音韵；也似满山流淌的清泉，流过石上，淙淙的喧响。寂然无声的环境里，满山满坡的绿荫，因为有了蝉的歌唱，使得华顶之静变得更加幽深而曲折。

忽然，有两句古诗涌上心端：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这是王籍的句子吧，感悟正与我此刻的感触相同，猜想诗人也曾经走在深山老林，于蝉噪、鸟鸣中偶然得之。

然而，我却另有纳闷：山上天气一点都不热，这蝉为什么要噪？一直没有找到答案。后来，有机会读了《昆虫记》，这才知道缘于它歌唱的天性。

蝉是季节的歌手。整个夏天，它都在歌唱，只要有树。静下心来，听蝉的歌唱，就像风掠向屋顶，泉流过石上，鸟鸣在绿树……自然而然又动听。以悉心观察昆虫生命而自豪的法布尔还有一个发现：“夏天，蝉儿在歌唱之余，就用尖细的嘴插在树皮上，打出一眼汁液饱满的井，滋润自己的歌喉。”——这个发现不属偶然，而是悉心观察的结果。

所谓深刻，既得之于偶然，又寓之于必然，中间的桥梁便是观察。

没有观察，也就没有真知与灼见。

那天傍晚在华顶山，有人在树林间捉到几只憩息于枝头的蝉儿，拿来让我看了，压根儿不会想到，通体竟是绿色的，个头也比山下的小了许多。我蓦然觉得，那躯体、那蝉翼，是让山上的绿色染就的；还有，那鸣声，也是让山上的绿色染得动听了。于是，我想送它一个名字，从此叫它“绿蝉”，好么？

薄暮中的华顶山，晚霞像火焰一般燃烧，遮掩了半个天空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山间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澈，凉风习习，所有的树木、丛林都投射出自己长长的影子。这时，绿蝉停止了歌唱而临风起舞了。它从这个枝头飞向那个枝头的姿态显得那样地轻盈，那样地优美，那样地从容不迫。在山林的舞台上，它展开绿色的薄翼飞翔，与落霞一起自由地飞翔、飞翔……

2002年12月1日改毕

人  
生  
新  
路  
标